



贵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库

In Search of the Poetic Homeland: A Study of Guizhou Eco-Literature

寻找诗意的家园 ——贵州生态文学研究

谢廷秋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In Search of the Poetic Homeland:
A Study of
Guizhou Eco-Literature

寻找诗意的家园
——贵州生态文学研究

谢廷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诗意图的家园：贵州生态文学研究 / 谢廷秋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2818 - 6

I. ①寻… II. ①谢… III. ①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贵州 IV. ①I209. 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7857 号

· 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库 ·

寻找诗意图的家园

——贵州生态文学研究

著 者 / 谢廷秋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 荣

责任编辑 / 单远举 刘 翠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独立编辑工作室 (010) 5936701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7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818 - 6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序 言

我认识谢廷秋教授已经 20 年了，这 20 年来她一直在关注贵州文学的发展。从评论贵州文学开始，到在大学讲台讲贵州文学，到她自己的博士论文写贵州文学，到她主持完成贵州文学研究的省级课题并延伸至她主持的国家课题，到指导她的硕士生、博士生以贵州文学为选题写作毕业论文，再到她很多研究贵州文学的成果获奖，可以说她对贵州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是超乎寻常的。她曾经说过“关注脚下的土地、与贵州文学同行”，真是毫无虚言。

正是因为她对贵州文学的高度关注、独到眼光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编《贵州新文学大系（1990—2016）》时请她担任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主编；此外，还请她担任了贵州政府文艺奖、贵州专业文艺奖、乌江文学奖、金贵文学奖、尹珍诗歌奖等各种奖项的评委。也正因为如此，她大量阅读了贵州作家的作品，基于深厚的理论素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

《寻找诗意的家园——贵州生态文学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在生态文学理论的烛照下对贵州文学的独到研究，这是第一部研究贵州生态文学的学术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从生态的角度来研究贵州的文学创作，它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时兴的批评方法硬套在地域文学研究之上，而是在契合贵州文学创作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对贵州文学内涵和价值的一种发掘。”



在贵州这片尚未充分开发的土地上，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生活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而这里孕育出来的文学也更多地带有自然气息。在贵州作家的视界里，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可能并非人人都带着自觉的生态意识进行创作，相反，更多的人是凭着潜意识或无意识来描摹人在自然中的生存状态。正是贵州作家这种不加雕琢的生态本能让我们看到，人天性里便有着亲近自然、依赖自然的因子，也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才能获得诗意栖居的幸福感。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在贵州被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生态文明省的实践中，在中国唯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论坛——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落户贵州的机遇中，这部专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运用生态文学理论，探讨了贵州生态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担当。这样的文学研究是把研究专著写在了贵州的大地上，直接参与了贵州生态文明的建构，呼应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提出的“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绿色发展”等要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这部专著是谢廷秋教授的倾心之作，从运用中西方理论资源到挖掘贵州民间文学生态思想资源，从研读作家文本到田野调查，她都是情动于心，站在生态整体观的立场，感受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倾听作家的心声，为贵州的生态文学“添砖加瓦”。这一切源于她有浓烈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问题是在当下现实和生活体验中发现的，又是学术研究兴趣和选题的逻辑起点，以及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我知道，这部书从写作、修改到出版花了6年时间，倾尽了作者的心力。

因为长期研究贵州文学，谢廷秋教授与贵州的很多作家成了朋友，这种真诚相待的关系使得她的研究总是能够切合作家的心意，

从作家与研究者的关系上，也可以感受到谢廷秋教授对文学研究的倾心与重视。贵州文学要发展，不仅需要作家的努力，也需要评论家、研究者的关注，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助推贵州文学的繁荣昌盛。

是为序。

贵州省文联主席

欧阳黔森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

2018年8月18日

前 言

“纵观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可以根据人类生产实践的不同水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时代，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时代，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时代，第四阶段将是生态文明时代。”^①“我们已处于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②学者们在人类现今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命名上似乎达成了共识，那么，生态文明时代是否真的已经到来了呢？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看上去信心十足的论断背后所包含的更为真实和强烈的愿望：对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迫切期待和呼吁。毫无疑问，我们目前仍旧行走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人们一方面对走向生态文明满怀憧憬和信念，另一方面却又对前途忧心忡忡。现代社会没有餍足的发展对自然的索取和伤害已大大超过了它所能够承受和自我修复的限度，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全面恶化，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自然资源变得匮乏，并终将在这种过度的使用中被消耗殆尽；地球上的许多物种正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走向灭绝；温室气体使全球气候变暖，伴随而来的极地冰川的融化所导致的海平面的上升将会使数以亿计的人失却自己的家园；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仍……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然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严重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也失去了平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① 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4页。

^②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第41页。



的现实。面对这一现实，忧虑和失望显得合情合理，而对于变革的期许也就更为急迫。

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导致了生态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引发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生态思潮，且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领域，从而产生了对文学的生态维度的思考和关注，“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盲目歌颂人类理性精神的伟大，相反开始对科技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保持警惕和反思。尤其在文学领域，作家更倾向于去描摹人在世界中简单生活、诗意栖居的状态，而读者也乐于从中发掘各种生态启示。

“自然”最早作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题，是在远古神话中，那时，天、地、神、人是有机的整体世界。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人从自然的层面渐渐剥离出来，人与自然浑蒙的原始状态被打破了，人类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天地间的一个独立的存在，自然也开始明确地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在感性上处于一种相对、相关、相依、相存的关系中。此时的人类对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既持有疑惧、敬畏的膜拜之心，又怀着亲近、依赖的体贴之情，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顶点，这是人与自然在艺术琴弦上的一种“谐振”。^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文学艺术中人与自然的这种充满诗意的“谐振”被破坏了，文学艺术的主题集中在“社会”生活方面，社会性的人成了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角，而原本占据重要地位的“自然”渐渐被丢掉了。这些作品中虽然也还穿插有对“自然”的描绘，但从整体上看，自然不能再与人事、人情对等地存在。在以后的一些“文学理论”著述中，“自然”仅仅被当作人的活动、事件发生的“环境”，由原先的“主人”降格为“仆从”，旁落到附庸的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293页。

地步。^① 在科学技术耀眼炫目的光芒下，曾经容光焕发的“大自然”黯淡下去。与此同时，“自然”也被从文艺批评中放逐出去，成了一个不在场的缺席者。

随着“生态文艺”思潮的兴起，“自然”才又成为文学的重要主角之一。虽然在中国没有像国外那样在一定时期内掀起一股“生态文学”的创作潮流，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散见于文坛的“生态”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其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② 生态批评不能只是研究以生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而是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在一切文艺现象上。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取得了一定的喜人成绩。生态批评是一门后起而勃兴的学问，大有用武之地。

从生态的角度来研究贵州的文学创作，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时兴的批评方法硬套在地域文学研究之上，而是在契合贵州文学创作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对贵州文学内涵和价值的一种发掘。在贵州这片尚未充分开发和发展的土地上，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生活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而这里孕育出来的文学也更多地带有自然气息。我们甚至可以说，贵州作家们几乎不需要经历从写“社会生活”到写“大自然”的痛苦转变，因为他们的很多作品天然地以大自然为主要表现对象。在贵州作家的视界里、观念里，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因此无论是写人情、人事还是写自然风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种生态意识。贵州作家们写现代化进程对大自然的损害以及对故土家园的侵蚀，写人与大自然既依存又斗争的状态，写乡村人在“别人的城市”无所归依，等等。可能并非人人都带着自觉的生态意识进行创作，相反，更多的人是凭着潜意识或无意识来描摹人在自然中的生存状态。正是贵州作家这种不加雕琢的生态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296页。

^②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309页。

本能让我们看到，人天性里便有着亲近自然、依赖自然的因子，也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才能获得栖居的幸福感。这应该是贵州生态文学作品带给人的最可贵的启示。



1	第一章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生态意识启迪	
	一 天人合一：生态整体观	2
	二 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观	15
	三 “一窝难容许多雀”：生态平衡观	37

54	第二章 混乱的风景与疼痛的大地	
	一 黄金梦：工业化困境	55
	二 混乱的“街心风景”：城市化困境	77
	三 “流淌而去的村庄”：家园回望	113

146	第三章 膨胀的欲望与无餍的征战	
	一 “人可以被打败”：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147
	二 “取”“予”应有度：欲望批判	176

196	第四章 万物平等与生态和谐	
	一 “所有植物对我微笑”：万物平等共生	197
	二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万物休戚相关	210



三 生态整体与生态责任 217

四 尊重自然与适度改造 233

243

第五章

回归自然与诗意栖居

一 “像山那样思考”：感悟自然 244

二 “像水那样流淌”：融入自然 256

三 “像鸟那样归巢”：回归自然 272

300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第一章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生态意识启迪

当今时代与其说是一个展望的时代，毋宁说是一个“回望”的时代。从一味追求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到关注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和内心精神世界，无疑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获得的大觉醒和大进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可以叫作“倒退”。这种“倒退”是指人类重新退回对大自然依恋和依赖的状态，重新做回大自然之子。我们在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产生的这种生态意识，先民们早就已经在亲身践行了。由于对大自然高度依赖，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珍视一切生命，把自己的命运与大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无意识中便会自觉去敬畏自然、守护自然。这份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和依恋，成为人类繁衍生息历史上最美好的品质，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发掘的宝贵财富。而民族民间文学则是这些生态财富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之一。“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一种语言艺术。它运用口头语言叙述故事，展示生活，塑造形象，抒发感情。它是广大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愿望、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之一。”^①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展现多民族人民生活状貌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集中表现了贵州先民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守护自然的朴素生态观。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对贵州作家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① 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13页。

一 天人合一：生态整体观

生态批评主要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学批评，而“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其主要内涵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①。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大革命，它彻底摆脱和突破了二元论及中心论对人类思维的控制，让人们在面对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时不再狂妄和愚蠢地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再简单地视自然为只是供给人类资源及能量的客体存在，自然与人类应该建立起一种平等友好的主体间性关系。贵州民族民间文学所反映出来的“天人合一”观正是对这种哲学思想的充分诠释。在贵州先民的潜意识里，人与万物是同宗同源的，他们共同处于大自然这个整体之中，人与物之间是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且人只有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关注的永恒话题。“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命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的生产活动要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宇宙万物是大法则，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要把人和自然万物看作合二而一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贵州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哲学观念。

1. “雾起万物”：自然起源观

贵州先民认为天地万物始于云雾，苗族古歌对此有清晰的记录，如在《苗族古歌》的《开天辟地》中就以对答的形式这样唱道：

^①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第141页。

我们看古时

哪个生最早

.....

姜央生最早

姜央生最老

.....

云来诳呀诳

雾来抱呀抱^①

这一组古歌以问答的形式回答了到底什么生得最早，亦即什么才是宇宙的起源的问题。苗族人民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云雾”，坚持自然创造了万物，信守自然起源观。较早研究苗族古歌的吴晓萍在其论文中就指出过这一点：“苗族先民在古歌中对宇宙的本源作了天才的猜测，他们借盘歌的形式一问一答，逐步揭示出世界的统一本源是雾罩。”^②

《布依族摩经文学》中有：

布灵出世时，

没有地和天，

只有清清气，

飘来飘去像火烟，

只有浊浊气，

飘去飘来如火烟，

浊气和清气，

紧紧同相粘。

清气圆螺螺，

^① 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5页。

^② 王治新、何积全编《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第68页。

好像一口锅，
浊气螺螺圆，
也像一口锅，
一口向上升，
一口朝下落。
上升的叫“闷”，
下落的叫“惹”。
从此世间上，
有了天和地。^①

这段古歌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了天地的形成，清气浊气本来是紧紧相粘在一起的，清气向上升，浊气朝下落，从此世间有了天和地。天地的形成是清气和浊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人眼里的宇宙“是一个有机体，是由若干动态的能量场，而不是由静态的实体构成的。的确，思维与物质的二元论在这种精神生理结构中就派不上用场了。使宇宙成其为宇宙的，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二者的统一。这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既不是脱离了躯体的灵魂，也不是纯物质”^②。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贵州先民把自然与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让二者合而为一。先民们懂得认识宇宙的物质性，承认人是自然之子，这是最为可贵的朴素生态观。

2. “蝴蝶生人”：人类起源观

先民们一直在探索自身的来去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一直是人类思考的问题。商周时代有“踩巨人脚印而感生”的始祖神话，《圣经》中有上帝造人之传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创论。贵州苗族古歌中

^① 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布依族摩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第4—5页。

^② 杜维明：《存在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叙述的人类起源却和东西方的造人神话迥然不同，在黔东南苗族世代传唱的古歌中，叙述着“蝴蝶生人”的人类起源神话。关于枫木—蝴蝶生人的传说是一组古歌，其中有一节这样唱道：

砍倒了枫树
变成千万物
锯末变鱼子
木屑变蜜蜂
树心孕蝴蝶
树丫变飞蛾
树疙瘩变成猫头鹰
半夜里高鸣高鸣叫
树叶变燕子
变成高飞的鹰鹞
还剩一对长树梢
风吹闪闪摇
变成鸡尾鸟
来抱蝴蝶的蛋^①

这一组古歌是一则完整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许久以前，地球上是荒芜的一片，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天边有一棵白枫树，开着各色的花，还结着各种各样的籽。仙风吹落了枫树种子，有个叫榜香的巨人犁耙天下，将枫树栽在了老婆婆的水塘边，枫树很快长大了。东方飞来的鹭鸶与白鹤在枫树上做窝，是它们偷吃了水塘的鱼秧，而诬赖枫树，最后找来理老打官司，最终还砍伐了枫树，于是树心生出妹榜和妹留，即蝴蝶妈妈，蝴蝶与水泡游方，生出十二个蛋。由鸡尾鸟孵蝴蝶的蛋而生

^① 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5页。